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有一种远方叫北山	**参评项目**	通讯 （新媒体）
字数/时长	3990 字 ； 0时0分0秒	**语种**	中文
作者（主创人员）	赵宇晗	**编辑**	段新瑞、邢泓琳
原创单位	中核集团宣传文化中心	**发布端/帐号/媒体名称**	中核集团官方网站
刊播日期	2023-09-21 12:00		
作品网址	https://www.cnnc.com.cn/cnnc/xwzx65/yxdt10/1371370/index.html		
作品简介（采编过程）	为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球发展倡议”引向深入，2022年9月，在国家原子能机构的指导下，国家原子能机构新闻办主办“核你在一起”走进新中核北山媒体活动，邀请媒体记者走近北山地下实验室，深挖北山项目团队的故事和精神，打造涉核国际传播品牌。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位于核燃料循环的终端。如何安全地处置高放废物是当前放射性废物管理的难点。北山地下实验室的建设将填补我国在高放废物地质处置领域无现场实验设施的空白，是我国高放地质处置研发的里程碑。 中核集团宣传文化中心记者深入一线，采访了多位相关科研人员，了解一代代北山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以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为切入点，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追踪和采访，最终以“远方”这一意象为主线线索，在讲述人物故事的同时引出中国核工业为世界和平利用核能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积极贡献中核力量。 通讯稿件中，记者的文字生动而饱含深情，不仅完整、详实还原了人物与北山项目共成长的奋斗故事，更是精心刻画了一个个甘于奉献的核地质科研人员形象，彰显了新一代核工业人科研报国的拳拳之心。		
社会效果	该文将科技工业的“硬核”与人物故事的“温情”巧妙结合，于生动感人的细节之处彰显出“中国科学家式的浪漫”，以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式面向大众描绘出一代代核工业人的奋斗者形象，讲述中国核工业发展故事，弘扬新时代核工业精神，进行核工业知识科普，获得国防科工局、地研院高度好评，引发了网民广泛关注和共鸣，实现了跨界传播，为中国核工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实现核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建设核工业强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初评评语（推荐理由）	采访工作充分扎实，故事细节生动感人。记者深入一线深挖人物故事，选取与以往通讯不同的报道角度，对多位人物进行了长时间采访，敏锐捕捉采访细节，收集了丰富的采访素材，精心设计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文章结构，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大量细节描写，深入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使文章有角度、有深度、有温度。 厚重内容轻量化表达，以小见大引出宏大主题。科研领域的内容往往在对外传播时面临专业性强、晦涩难懂等问题。该文在描述相关专业背景知识时，善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转化，并利用直接引语等营造画面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同时借此更加巧妙地引出科技工业发展的宏大主题，使读者更易理解和接受。 积极传递核工业精神，为中国核工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文章从人物入手但不止于人物，而是由浅入深地体现了中国核工业为解决世界性难题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核工业人在艰苦环境中展现出的动人核工业精神，进一步为中国核工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该篇文章被评为2023年度中核集团宣传文化中心优秀原创文字类作品，并在内部交流及外部培训时被当做案例进行分享。 **签名：** **（盖单位公章）** **2024年 月 日**		

联系人	蔡金曼	**手机**	18501221851
电子邮箱	zgjgjx@qq.com	**邮编**	100048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8号		

原文：

有一种远方叫北山

从较为宽阔的公路进入小路，再转而沿着只铺设了路基的车道深入，到最后驶入完全没有“路”的沙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车窗外的景色从绿意葱葱变为茫茫戈壁。在这起起伏伏的沙海中，一道道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车辙，纵横交错，蔓延向远方，为这片厚重的土地印了上特别的纹理。

多远的地方叫远方？

从北京搭乘近 3 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嘉峪关，2 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辗转玉门，再乘车 2 个小时才终于到达了北山地下实验室的场址。而对于老北山人来说，乘坐火车从北京到北山，则需要 30 多个小时。

北山应该算得上是远方吧。河西走廊以北数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滩，常年干旱少雨，大漠茫茫，风里总是卷携着沙尘，对于动植物来说都不宜生存。但是却有一群人为了中国的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事业，走遍大江南北，将北山视为宝地，把自己的初心、使命和理想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

有了理想情怀，远方就不再是远方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高放废物处置库全国筛选工作正式启动。“处置库的安全评价期至少要达到 1 万年，这一要求是任何工程所没有的”。为了将高放废物整备后深埋地下，使之与人类的生存环境隔离，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走过一条条无名之路，在无人区住过一顶顶帐篷，看过一次次戈壁滩上的星空，用漫长的坚持找到了这个地质条件“一万年不变”的地方。

如果你曾走近过北山团队，你可能知道，他们在野外扎营时，为了驱赶可能出没的野生动物，睡前要在帐篷外放鞭炮；你也许听过，为了节约从 80 多公里外运输上来的食物，他们把已经长蛆的肉调侃为“肉芽”做菜；你一定见过，那个只有站上去才能接到微弱通讯信号的小木桩“电话亭”；你应该认识，那个热爱北山一草一木的“北山游侠”（北山地下实验室项目总设计师王驹）、那个从法国回到戈壁滩的“最美科技工作者”（北山地下实

验室项目副总设计师陈亮）、那个被当作农民工的“扫地僧”（水文组专家季瑞利）、那个啃下“硬骨头”的破岩界“女中豪杰”（岩石实验室负责人马洪素）……

而这次，有着“北山佳话”之称的主角之一、负责科研项目管理工作的高敏分享了她的故事。

2007 年，高敏进入核地研院攻读硕士研究生，那一届的研究生只招了两人，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就她一人。刚刚入学时，高敏并不知道北山在哪里，“2008 年核地研院举办我国废物地下处置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到北山考察，作为会务组的一员，那是我第一次去北山。”

从此，她和北山结缘。不仅毕业论文选择了相关方向的选题，临近毕业时，有着更多选择的她没有太多犹豫就来到了北山。她说：“这方面工作挺有意思的，也很有意义，而且项目上需要我这个专业的工作者，所以就到了北山。”

刚到北山时，因为新鲜感尚存，高敏对其艰苦程度并不在意，只是体会到这里的工作环境对女生来说不太友好。“整个项目上就我一个女生，因为没有洗手间，那时候就分山头，好比男生去左边山头，女生就去右边。师兄们非常照顾我，大多时候都会给我单独分一个山头。”说到这里，高敏笑了起来，“我觉得最好玩的其实是你需要扛着铁锹，然后挖个坑，自己解决，那是很难忘的回忆。”没有洗手间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洗澡，幸好北山的夜晚比较凉爽，白天身上出了汗，到晚上基本上就晾干了，用毛巾擦一擦就算是洗过澡了。高敏回忆，“有一次在北山十多天没有洗澡。下山后到宾馆洗澡，浑身都是泥巴。”

对高敏来说，北山的日子很纯粹，白天做试验，晚上回去就分析数据、写写论文、读读书、爬山头给家人打电话。“其实我那时候没有觉得有多苦，因为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个样子，每天干活的时候乐呵呵的，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就是顺利完成每组试验。特别是在裂隙带较多的环境下，取得完整的试验数据。”在高敏的印象里，听老师们讲，以前的北山条件才是真的艰苦。“2009 年在北山工作的时候，我们住寝车，旁边钻机队的工人师傅们住的是帐篷，他们负责打钻，并配合我们做一些水文试验，相比之下我们也挺幸福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敏掌握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资助的国际先进的双栓塞水文试验系统及测试方法，并多次牵头承担了本不属于她专业范畴的水文试验相关工作。

2019 年，国家原子能机构正式批复中国北山地下实验室建设工程项目立项。2021 年，中国北山地下实验室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放废物处置工作正式进入地下实验室阶段。全球首个国际原子能机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协作中心、国家原子能机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创新中心落户北山。北山人多年来的汗水和泪水在这片无人区中浇灌出了丰硕的果实。

对于负责了好几年国际合作项目的高敏而言，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高放废物处置事业的快速发展，“零几年的时候，在国际原子能技术合作这方面，大多是我们向国外学习先进经验、获得技术援助，但随着国家对高放处置工作的重视和关注，批复了多项科研项目进行技术攻关。最近这些年，我们的部分技术已经进入国际领跑的行列，国外的专家对中国在高放处置领域的发展也非常欣喜，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我们。”

几度春夏秋冬，几轮斗转星移。如今再去北山，帐篷变成营地宿舍，无名之路成为“汉武大道”，唯有戈壁滩上的星星继续闪耀着，照亮了更多北山人的梦想。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用不懈奋斗把远方变成了北山，把自己变成了北山人，把北山人的信念理想和爱国情怀变成了“扎根戈壁、爱国奉献、世界一流、永久安全”的北山精神。

有了家，远方就不再是远方

爬上山坡，站在北山地下实验室主场区的最高点，身边是刻有“北山”二字的北山碑 ，眼前是壮阔天地，脚下这片主场区就像无边海面上一座漂浮着的孤岛，胡杨林营地前的五星红旗则是孤岛上的灯塔，指引沙海中穿行的人找到归途，是家的归途。

多年以来，北山的科研工作者们早已把北山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每一个微小美好的生活碎片都揉进眼底，藏进心里。他们在营地建造了足球场，时常举办足球比赛；尝试在沙漠中种了个菜园子，还收获了五个小南瓜；将平时拍摄到的动物植物照片和信息整理汇编成中、英、拉丁文三语的《北山常见动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定期举办“铁人三项”运动会，用扔石头块的远近一决高下；在夜晚点起篝火，关闭所有灯光，躺在石头上面晒月光看星星；养了两只小狗作伴，一只是小北，一只是皮蛋，听王驹副院长说，小北经常会在某个早晨给他来一个出其不意的拥抱……

北山的同事们对高敏而言就像一家人，“我们整个团队特别团结，凝聚力也很强，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在工作上相互补台，研究中相互支撑，生活里相互陪伴，北山团队携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不仅如此，高敏对于“家”还有着比北山团队其他人更加深刻的感触，因为她就是在这里遇到了可以携手一生的人，两个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已有了可爱的孩子。

2009 年，高敏在北山遇到了刚刚从北京科技大学硕士毕业的马利科。马利科在校学习采矿工程专业，一毕业就来北山，最早负责岩石力学相关方面的工作，一干就干了十年。地下实验室建设开工后转而负责工程管理工作。“也很巧，以前我学的是把有用的东西从地下挖出来，现在来到这里从事的工作是找到合适的地方，把废物埋到地下去，也算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吧”，马利科曾经面临很多其他工作机会，但是被北山精神深深感染和鼓舞的他坚决选择扎根北山。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一辈子就想把这一件事干好，我觉得很幸福。”

可能是高敏和马利科的理想信念与事业追求一致，所以他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成为了最亲密的伴侣、亲人和战友。作为因北山而结缘的夫妻，他们也被称为“北山佳话”。

马利科笑称，高敏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搞地质的男同志多，女同志少，而且我去的时候是我们团队里最年轻的，也算是一种先天优势吧”。高敏对此的回应则是“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脾气好，看着比较靠谱”。

在高敏印象里，两人谈恋爱以来，并没有甜言蜜语的浪漫，也没有声势浩大的告白。但她不知道的是，马利科坚定地说过，他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爱情，也不会背叛事业，因为爱情和事业相互促进，双向支撑，早已融为了一体，这也是他坚持不懈走下去的力量。尽管没有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但每一次爱意都温柔地化成北山清晨的朝霞、夜晚的星光、不经意间的微风，安静却又汹涌地在时间里流淌。这应该是最浪漫的事。

有些人担心，和另一半做同一份事业容易产生矛盾，但是对高敏和马利科而言，这份事业恰恰能够让他们更加理解对方，知道对方滚烫的初心，明白对方无言的辛苦，了解对方酸楚的无奈，然后更加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

然而，谈及孩子，高敏和马利科的话语中总是会流露出一种酸涩又欣慰的情绪。一般情况下，高敏和马利科尽量保证一个人出差，另一个人在家陪伴孩子，但是不可避免会有两个人都不在家的时候，“大儿子 8 岁半，很懂事，能体谅所以也不怎么闹。”高敏说，“可

能是从小习惯了。他刚出生那会儿，马利科就去北山了，待了两个多月才回来，后面我们也总是会有出差的工作。”

“去年，从5月份到9月份，我就和孩子待了4天。”马利科无奈地笑了笑。为了弥补孩子，高敏和马利科总会在出差回来时给他带心爱的玩具和书，但是，“孩子肯定都是希望父母在身边的，我们俩一起带他的时候，他特别开心”，高敏顿了顿说道。

8岁半的小朋友，也因为爸爸妈妈总是去北山，对“北山”有了一个隐约模糊的概念，知道爸爸妈妈在北山做研究，知道北山在戈壁滩上，但戈壁滩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在的楼”。高敏说，孩子对北山的一些重大装备很感兴趣，总是把“盾构机”挂在嘴边，很想让妈妈爸爸带他去北山。

“北山既有我们的爱情，又有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事业，甚至我们的未来都在这里。”马利科说，“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苦。”不觉得苦的北山人还有很多，有他，有她，还有他们，就像大漠中的骆驼刺，深深扎根，浑身充满着一种生命的韧性；也像天空中的云烟，即使身披绚烂的晚霞也来去淡然；还像夜晚的星星，虽然颗颗微小，但汇聚在一起却能点亮整个夜空。

“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

远方，因为有了对理想信念的爱，有了对同行伙伴的爱，纵使荆棘密布，纵使万水千山，终可抵达。（赵宇晗）